

零距離採訪

一位在世界最頂級音樂殿堂演唱的著名旅美華人歌唱家



田浩江

文:浦瑛



煙鎖金門霧鎖廈，
大洋彼岸是我的家，
浦江的橋北海的塔，
黃河的浪長江的峽。
游子天涯思故鄉，我心想中華。

彼岸

田浩江 詞曲並演唱

煙鎖金門霧鎖廈，
大洋彼岸是我的家，
浦江的橋北海的塔，
黃河的浪長江的峽。
游子天涯思故鄉，我心想中華，
游子天涯思故鄉，我心在中華！



如果您相信上帝或者菩薩，那對忽然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第一就會說，這是上帝或者菩薩安排的。那天是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左右，我和加拿大版面設計 BEN 一起在排最後幾個版面，因為中午就要送印刷廠。我忽然收到匹茲堡歌劇院給我一個 E-mail，說有一位中國歌唱家田浩江先生要到匹茲堡來演講，我看完 Email 就問了 BEN，BEN 說早就知道這位歌唱家，因為一直在練他的歌並學習他的演唱風格，田浩江是唯一在美國紐約百老匯歌劇舞臺上唱歌劇的中國演員，能和帕瓦羅蒂和多明戈等世界最有名的頂級歌唱家同台演出，他很了不起。我說那就將其他內容換下來吧！就這樣十月三十日我們在 P18 版面里介紹了田浩江先生。

那天下午我打通了田浩江太太的手機，我說想在田浩江到匹茲堡來的時候採訪他，由於他的太太在開會，她說馬上打回來，過了一個小時，是田先生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在華盛頓，現在是排練休息的時候，他的說話就象唱歌，很醇厚的男中音，電話里的他十分謙虛，我們東南西北聊了半個多小時，我對他說：您讓我最欣賞的一句話是“YOU NEVER KNOW”，他好奇地問我，你在哪裏聽到這話，我說只要打您的名字，中英文網站都有您的故事，他很高興誠對我說，他不上電腦，我說您只要唱歌就行了。我們算是有緣的人，電話里就感受到我們好像已經是老朋友了。

我通完電話，趕快和海華少年樂團創始人朱煥通了電話，他比我還興奮，說是田浩江是他哥哥的哥們，同時也是他孀婦鄒淑珍的學生，世界真的很小，朱煥說田浩江要來匹茲堡，



本不知道那老人是誰，姓什麼，現在在哪裏。因為這個老人的啟迪，他努力脫離工廠，步入歌唱之路。他首先在總政歌舞團找了一個聲樂老師，藉著去廁所的時間，跑到工廠外的野地練唱。六年的鍋爐廠生產，雖曾考過幾次文工團、歌舞團，但是只因父母是一直被審查的，所以沒人敢要他。

1976年，中央樂團在全國招生，辦一個聲樂學生班，田浩江毅然去應試，幸運地被賞識。不過中央樂團學員班接觸的西洋歌劇實在有限，田浩江很清楚，必須到歌劇藝術發源的西方，才能學習歌劇的精粹，那時出國不容易，申請護照花了二年時間，簽證二分鐘，和現在正好相反。

1983年12月他離開中央音樂學院，來到紐約，身上只有35元。第二天他就花了八元去買了一張大都會歌劇院的站票，看到他生平第一出歌劇，就在歌劇中間休息時，有一對老夫婦走過來，老人走過來給他票子，當時田浩江認為他是出售票子了，忙著說NO，那老人將二張歌劇院前排中央的票子硬塞在他的手中，那是帕瓦羅蒂的Ernani，沒想到十年後，他不但登上大都會舞臺，還和帕瓦羅蒂同台。他記憶猶新，說他要對帕瓦羅蒂說他十年前他在台下看他演出，十年後他實現他的夢想，就在帕瓦羅蒂從舞臺走向他換衣間的時候，田浩江抓住了機會，他緊跟著帕瓦羅蒂邊走邊說着他的故事，帕瓦羅蒂進進換衣間就關上門，田還在想是不是他說錯了什麼。沒有想到在閉幕的時候，帕瓦羅蒂指著田要他到他邊上，和他一起謝幕。人生有緣，改變自己命運的是機會，成功的人就是把機會。

1983年，田浩江進入丹佛大學音樂學院(Lamont School of Music University of Denver)學習歌劇。到了美國為了生計，甚麼工作都做過，工餘還要拖著疲倦的身體去上課，光是第一個學期，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的田，就需要練唱44首各種語言的歌劇和藝術歌曲的選曲。這使他陷入那種既想掙扎又看不到出路的矛盾與苦悶中，幸好遇到現今成為他妻子“廖英華”，廖英華為田浩江組織音樂會、

Placido Domingo 同台演出，並深得他讚賞。自此田浩江成為與大都會歌劇院每年都簽約演出的著名演員，而且更是大都會簽約十八年之久的中國歌劇演員，有人甚至稱他是西方歌劇界最成功的中國歌唱家。

1998年10月，田於上海新落成的歌劇院上演第一場歌劇“浮士德(Faust)”，2004年8月於北京保利劇院首次舉行“享譽世界的聲音，田浩江2004北京獨唱音樂會”，2006年他更夥同Domingo演出大都會歌劇院邀約名導演張藝謀導演、譚盾音樂創作及號稱“得獎專業戶”的華裔美國作家哈金擔綱主筆的“秦始皇(First Emperor)”。

田浩江十八年來，他已與世界著名巨星象Pavarotti, Domingo 等人同台演出，作為一個中國人要走進西方的歌劇藝術殿堂，必須付出500%的努力。

田浩江說他很相信用緣，而他一生最好的緣，就是遇見太太廖英華。兩人1982年第一次在北京見面，他後來到丹佛讀書，廖英華剛好也在那里做研究，因為她會彈鋼琴，還幫他自己養不起家，不敢開口，於是她給他自定了兩年的期限。

1991年3月18日，他拿到了大都會歌劇院的合約，立即就到廖英華求婚，問她“我們今天去結婚吧？”廖英華想了一下，告訴他“我十分鐘後回家。”就這樣兩人定下了終身。他這次到匹茲堡是為他十多年的歌唱家老朋友來祝賀生日的，為了能和他們這群華報讀者朋友在一起，我們特意在華都自助餐館舉辦了祝賀田浩江演講圓滿成功的慶祝會（幾乎每個人都購買了他寫的書《Along the Roaring River》）那天也是本報為第三屆伊利杯舉辦的 KICK OFF。

敬伊利半報的讀者們
祝大家平安快樂，諸事如意
祝伊利半報報生共睦！
田浩江 x
Helen
2008.11.2.

向田浩江先生贈送伊利杯

陸穎小姐代表《伊利華報》

New York. 1990年經理人的一星期內為田浩江分別安排了紐約市歌劇院(New York City Opera)及大都會歌劇院(The Metropolitan Opera)兩個重要的試唱。紐約市歌劇院的試唱結果令他信心全失，但是他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唱兩首歌劇，卻為世界指揮大師萊沃所賞識，得到大都會一年五部歌劇的合約。第一部歌劇就是普契尼(Puccini)的“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更與著名男高音



文:浦瑛

與來自中國的武術大師王炳文先生的五次見面

我在採訪特別專業的人士時常喜歡先說，我不懂的東西，比我懂得的東西要多得多。樣即使我提出一些實在是難講的問題，對方也會理解。11月9日，我在楊曉東武壇學校採訪來自中國的武術大師王炳文先生。這是我第五次見到他，每一次對他我都有了一個新的發現。當我問他有沒有特別的故事、或者一生中發生的重大事讓他記憶猶新的，他回答說沒有，他活得很簡單，過得也平靜。他只有拿一句話來衡量他自己：除了你自己，沒有人和你过不去！他給我的感受真的太簡單，我能寫他什麼呢？

還是寫我和他五次見面吧。

第一次見面：十月三日，楊曉東一早打電話給我，說他的四位中國朋友來克城參加比賽。他們是從紐約坐灰狗車到愛克隆，因為他們身上帶著兵器，被告知只能在克利夫蘭下車。他從家開車來接他們。他問我在哪裏，我說在克利夫蘭，所以我說就在麗華飯店請他們喝早茶。這是我第一次見武林界的人對他們的長輩這麼有禮。師傅不說可以吃飯，每個人坐坐在那裡一動不動。見師傅動筷子，說大家吃吧。其他人才開始。這種舉動好像只有在電影里才看得到。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我就讓他們自我介紹。每個人話語不多，那天王炳文給我影響最深，因為他剃了光頭。在分手那天他還特意走過來和我握手說謝謝！

第二次見面：十月四日，在Medina OH舉辦的第一屆國際武林精英公開賽上，王炳文坐在主席臺上。我看到他嚇了一跳。昨天他的平裝現在一下子換了僧衣，因為師傅圓寂，所以又回老家濟南了。現在他也結婚了，有一個六歲的兒子，他再也沒有說其他的話。看完他的武術表演，我說太棒了。一旁的楊曉東忙對我說，他92年就認識王炳文了，那時楊曉東就十分欣賞他的武藝。楊曉東對我說，王炳文能用一個縫衣針夾在二指中間，用氣功將針摔破玻璃，打破玻璃後面的氣球，那玻璃只有一個小小的針眼。我當時想象不出他的表演，只是看着整個體育館里來自美國各地比賽的人，想到王炳文曾經說過：因為中國沒有籃球、網球等其他大型體育在世



界上享有盛譽，而中國的武術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體育運動是強身更是講精神，中國武術也是強身講精神同時還講倫理道德，他們是相同的，互相尊重。現在可以看到這麼多藍眼睛、黃頭髮的外國人那樣專注、虔誠地練習中國武術，作為一個中國人是相當自豪的。讓外國人心悅誠服，頂禮膜拜，從武術中學到很多知識。

第三次見面：十月五日，王炳文一行四人比賽完後要回紐約，我說我請他們在YELLOW TAIL吃飯。那天也是本報為華報舉辦第三屆伊利杯做卡拉OK試唱會，看到大家有說有唱，王炳文自告奮勇說要為我們表演拉車。當時一旁的楊曉東害怕出事，我就打通了Eddie(老闆之一倪學陵)的電話，他說沒有問題，半個小時就到。我們在水很清澈，我摸到他，孩子得救了。這是他做了一件快樂的事，還有一件是他難過的事，他在歐洲演出長達八年，有一位美麗的德國女子看了他第一次演出就愛上他，但文化語言都不同，他不能接受她，女子的單相思讓他也極為痛苦，最後只能看著這美麗的女子被送進精神病院，他說雖然這不是他的過錯，但這個陰影總是離不開他。

和王炳文五次見面，我被他對武術的熱愛而感動，他因為要趕回去拍電視連續劇不能參加本報二十九日舉辦的第三屆伊利杯活動而遺憾，他說我們一定會後有期。

板“武松打虎”，大家為第三屆伊利杯 KICK OFF 做了一場精彩的準備活動。

第四次見面：十一月五日，楊曉東說王炳文又來克利夫蘭了，我很高興地說，我們聚一下。那天我們在東海，正好CSU孔子學院的王校長也在和同事吃飯。當王校長知道這位是武術大師時，馬上詢問請他們來學校表演要不要付錢。王炳文推給楊曉東，楊曉東笑笑說隨便。我們三人坐在一起，王炳文開始講話：2002年他自己組團由二十多位武術界人士到歐洲演出，我們沒有花國家一分錢，我們想的是讓西方人更瞭解中國的文化和精神，他說論語里孔子的學生子曰問老師，如果要成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麼，孔子說：糧食、精神和軍隊。子曰又問，二樓中我唯一能取一樣是什麼，孔子說：精神。人的窮富不是說有多少